



特 別
^21
4254
5

表紙
1281





~21
4254
5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 97-73 >

第十四卷

末金郎團圓破齣

不是姻緣莫強求

任從波浪翻天起

姻緣前定不須憂

自有中流穩渡舟



話說正德年間蘇州府崑山縣大街有一居民姓宋名敦原是世家之後潭家盧氏夫妻二
口不做生理靠著祖遺田地見成收些租課為活年過四十並無曾生得一男半女宋敦一
日對妻家說自古道養兒待老積穀防飢你我年過四十尚無一嗣光陰似箭眼頭白百
年之享靠著何人說罷不覺淚下盧氏道宋門積福善良未曾作惡造業况你又是單傳老
天決不絕你祖示之嗣招子也有早晚若是不該招時便是養得長成半路上也拋撇了勞
而無功却添許多悲泣宋敦點頭道是方纔拭淚未乾只聽得堂中有人咳嗽喚道王峯在
家麼原來近時風俗不論大家小家都有箇外號彼此相稱王峯乃是宋敦這外號宋敦側
耳而聽叫喚第二句便認得聲音是劉順泉那劉順泉雙名有才積祖駕一隻大船攬載客
貨往各省交卸卸得好些水腳銀兩一箇十全的家業團團都散在船上就是這隻船本也
值幾百金連身是香楠木可造的江南一水之遙多有這行生理那劉有才宋敦最契之
友聽得他聲音連忙走出堂乃彼此不須作揖拱手相見分坐看茶自不必說宋敦道順泉
今日如何得暇劉有才道特來與王峯借伴東西宋敦笑道寶舟缺什麼東西到與寒家相
今古奇觀 卷十四

借劉有才道別件東西不來干瀆只這件是宅上有餘的故此敢來啓口宋教道果是寒家所有決不相吝劉有才不慌不忙說出這件東西來止是昔後並非擊詢當面不是圍胸鷄黃細布密針縫淨手將來供奉還願會退冥鈔祈神拜觀成容名山古剎凡相從染下爐

香淨動

原來宋教夫妻二口因難于得子各處燒香祈嗣做成黃布襖黃布袋裝裹佛馬楮錢之類燒過香後懸掛在家中佛堂之內甚是志誠原來劉有才長於宋教五年四十六歲了阿媽徐氏亦無子息聞得徽州有鹽商求嗣新建陳州娘娘廟於蘇州閶門之外香火甚盛祈禱不絕劉有才恰好有箇方便要駕船往楓橋下意要進一炷香却不曾做得布襖布袋特與宋家告借其時說出緣故宋教沉思不語劉有才道王峯莫非有吝惜之心麼若還壞時一箇就倍兩箇宋教道豈有此理只是一件既然娘娘廟靈顯小子亦欲附舟一往只不知幾時去劉有才道即刻便行宋教道布襖布袋拙荆另有一副共是兩副儘可分用劉有才如此甚好宋教入內與渾家說知欲在郡城燒香之事劉氏也幸好歡喜宋教於佛堂掛壁上取下兩副布襖布袋留下一副自用將一副借與劉有才劉有才道小子先往舟中伺候王峯可快來船在小西門馬橋下不嫌寬慢時吃些見成素飯不消帶米宋教應允當時忙忙辦了些香燭紙馬白呀之類打疊包裹穿的一件新式樣子潔白湖縐袍子纏至小西門下船趁著順風不勾半日七十里之程等間到了天色已晚把船徑放到楓橋停泊那

此頁與次頁
油錯

下邊道我既是有定了這具棺木倘或往楓橋去劉順泉不在船上終不然呆坐等他回來況且常言得價不擇主倘別有個主願添些價錢這副棺木賣去時我就失信于此價了罷罷便取出銀子剛剛一塊討碎來一稱叫聲慚愧原來時塊元寶錠心看時像少秤時便多到有七錢多重先教陳三郎收下將身上穿的那一件新聯就的潔白湖縐袍脫下這道一件衣服價在一兩之外倘嫌不飽惜時相抵待小子取購若用得時便乞收買陳三郎道小店大膽了莫怪計較將銀子衣服收過了宋教又在簪上拔下一根銀簪約有二錢之重交與那人道這枝簪相煩換些銅錢以為殮殮雜用當下店中看的人都道難得這位做好事的人官他擔當了大事去其餘小事我門地方上也該湊出些錢鈔相助衆人都湊錢去了宋教又復身到蘆席邊看那老僧果然化去不覺雙眼下淚分明如視戚一般心下好生酸楚正不知甚麼緣故不忍再看含淚而行到埠門時航船已開了乃白喚一隻小船當日回家渾家見丈夫黑夜回來身上不穿道袍面又帶憂慘之色只道與人爭競忙忙的來問宋教道這話長哩一選走到佛堂中將兩副布襖布袋掛起在佛前磕了個頭進房坐下討茶喫了方纔開談將老和尚之事備細說知渾家道正該如此也不曉得宋教見渾家賢慧到也回愁作喜是夜夫妻二口睡到五更宋教夢見那老和尚登門拜謝道撞命命命無子壽數亦止於此矣因憤越心而愈善上帝命延壽半紀老僧與極越又有一雙隨緣願按宅上爲兒以報蓋棺之德盧氏也夢見一個金身羅漢走進房裡夢中叫我起來連丈夫

也驚醒了各言其夢似信似疑嘆不已正是

種瓜選得瓜

種豆選得莠

勸人行好心

自作孽自受

從此盧氏懷孕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孩兒因夢見金身羅漢小名金郎官名就叫宋金夫妻歡喜自不必說此時劉有才也生一女小名宜春各各長成曾有人撮撮兩家對親劉有才到也心中情願宋致却嫌他船戶出身不是名門舊族口雖不語心中存了允之意那宋金年方六歲宋致一病不起嗚呼哀哉了方自古道家中百事都全靠主人命十個婦人敵不得一個男子自從宋致身故後盧氏當家連遭荒歉又里宅欺他孤寡科派戶役盧氏撐持不定只得將田房漸次賣了賃屋而居初時還是許窮以後坐喫山崩不上十年弄得窮了盧氏亦得病而亡斷送了畢宋金只剩得一隻赤手破房主趕逐出屋無處投奔且喜從幼學得一件本事會寫會算偶然本處一個范舉人選了浙江衢州府江山縣知縣正要尋個寫算的人有人將宋金說了范公就教人引來見他年紀幼小又生得齊整心中甚喜試其所長果然書通算草善詩除當日就留於書房之中取一套新衣與他換過同桌而食好生優待擇了吉日范知縣與宋金下了官船同往任所正是

琴瑟盡徵律征是

習習和風蕩錦帆

却說王金雖然貧賤終是舊家子弟出身今自做范公門下豈肯卑汙苟賤與童僕並和光同塵受其戲侮那些管家門兒他年幼見他作爲愈有不然之意自崑山起程卻是水路到

此頁与前頁

調錯

橋乃四方商賈精華之地船艦相接一望無際昔人題有詩云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次日起個早船中洗盥罷吃了些素飯淨了日手一對兒黃布袂收下冥錢黃布袋安插紙馬文疏掛於船上離了船頭慢騰騰步到陳州娘娘廟前廟前廟門離開殿門還關著一人在廟廊邊遙觀看了一遍果然造得齊整正在讚歎呀的一聲廟門開了就有廟祝出來迎接進殿其時香客未到燭架尙虛廟祝放下琉璃燈來取火點燭討文疏替他進陳禱告二人焚香禮拜已畢各將數十文錢酬謝了廟祝化紙也們劉有才再進宋致到船宋致不肯當下劉有才將布袂布袋交還宋致各各稱謝而別劉有才自往楓橋接客去了宋致看天色尙早要往雙門趁船回家剛欲移步聽得牆下呻吟之聲近前觀時却是矮矮一個蓬頭塔在廟廊之側中間臥著個有病的老和尚慙慙欲死呼之不應問之不答宋致心中不忍停眸而看傍邊一人走來說道客人爾只管看他則甚要便做個好事了去宋致道如何做個好事那人道此僧是陝西來的七十八歲了他說一生不曾開葷每日只誦金剛經三年前在此募化建菴沒有施主搭這個庵廬廬廬住下講經不務這裡有個素飯店每日只上午一餐過午就不用了也有人憐他屢他些錢米他就起來運了店上的飯越不留一文近日得了這病有半個月不用飲食了兩日前還開口說得話我們問他如此

今古奇觀

卷十四

三

安甚何不早去罷他說因緣未到這等兩日今早連話也說不出了早晚待死客人若可憐
他時賣一口薄薄棺材焚化了他便是做好事他說因緣未到或者這因緣就在客人身上
未敢想道我今日爲求嗣而來做一件好事回之也待祈畢這便問道這處有棺材店麼
那人道出巷陳三郎家就是宋敦道頭足下同往一看那人引路到陳家來陳三郎正在店
中支分錢匠解木那人道三郎我引個主顧作成爾三郎道客人若要弄板小店有真正
整源加料雙槓的在裏面若要現成的就在店中但憑揀擇宋敦道要見成的陳三郎指著
一副道這是頭號定價三兩宋敦未及還價那人道這價官是買來拖與那蘆席棚內老
和尙做好事的爾也有一半功德莫要討虛價陳三郎道既是做好事的我也不敢要多賺
本錢一兩六錢罷分毫少不得了宋敦道這價錢也是公道了想起汗巾角上帶得一塊銀
子約有五六十錢重燒香剩下一百銅錢總湊贈他還不勾一半我只得追劉順泉的船
在楓橋不遠便對陳三郎道價錢依了爾只是我往一個朋友處借些少順便來陳三郎到
也罷了說道任從容便那人嗚然不樂道客人既發了慈悲心卻又做脫身之計爾身邊沒
有銀子來了則其說猶未了只見街上人紛紛而過多有說這和尙真正可憐半月之前
還聽得他念經之聲今已嗚呼了正是
三寸氣在干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那人道客人不聽得說麼那老和尙已死了他在地下睜眼等爾斷送哩宋敦口雖不語心

杭州便起早了衆人窺視家主遣宋金小厮家在此寫屏服事者都道該小心謹避他全不
知禮老爺便待他感過分了與他同坐同食舟中還可罷帳到陸路中火歇宿老爺也要存
個禮面小人們不如教他寫一紙靠身文書方纔妥帖到衙門時他也不敢放肆爲非范舉
人是棉花做的耳朵就依了衆人言語喚到船裏他寫靠身文書宋金如何肯寫范舉動了多
時范公發怒罵教刺下衣服逐出船來衆人拖頭拖地他的乾乾淨淨一領單衫衫趕在
岸上氣得宋金半向開口不得只見驕馬紛紛向候范知縣起陸宋金倉皇雙淚只得迴避
開去身邊並無財物受餓不過少不得舉那兩個古人
位相吹簫於吳門 韓王寄金子漂母

日間街坊之食夜時古廟樓身邊有一件宋金終是舊家子弟出身任爾十分落難還存三
分骨氣不肯隨那叫街丐戶一流奴言婢膝沒廉沒恥討得來便喫了討不來忍餓有一頓
沒一頓過了幾時漸漸面黃肌瘦全無昔日丰神正是
好花遭雨紅俱退 芳草經霜綠盡凋
時值暮秋天氣金風催冷忽降下一場大雨宋金食銀云單在北新關廟王廟中擔簾受凍
出頭不得這雨自辰牌直下至午牌方止宋金身裏穿收緊那步出廟門求未及數步勢面
遇著一人宋金睜眼一看正是父親宋敦的最契之友叫做劉有才做劉有才才姓劉泉的宋金無面目
見江東父老不敢相認只得垂眼低頭而行那劉有才早已看見從背後一手攙住叫道爾

不是宋小官麼爲何如此模樣宋金兩目交流又手告道小姪衣衫不齊不敢爲禮了承老叔稟問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將范知縣無禮之事告訴了一遍劉翁道則憐之心人皆有之爾肯在我船上相幫管叫教爾飽煖過日宋金假下跪道若得老叔收留便是重生父母當下劉翁引著宋金到於河下劉翁先上船對劉姬說知其事劉姬此乃兩得其便有何不美劉公就在船頭上立宋小官上船於自身上脫下舊布道襖教他穿了引著到後邊見了媽媽徐氏女兒宜春在傍也相見了宋金行出船頭劉翁道把飯與宋小官喫劉姬便取有只時冷的宜春道有熱茶在鍋內宜春便將瓦罈子泡了一罐滾熱的茶劉姬便在厨櫃內取了些薑菜和茶冷飯付與宋金道宋小官船上買賣比不得家裏胡亂用些罷宋金接得在手又見細雨紛紛而下劉翁叫女兒後邊有舊氈笠取下與宋小官戴宜春取舊氈笠看時一邊已自從開窗春手快就脫氈笠上拔下針線將綻處縫了破氈笠喫了茶淘冷飯劉公教他收拾船上家火掃抹髒隻自往岸上接客至晚方回一夜無話次日劉翁起身見宋金在船頭上閒坐心中暗想初來之人莫慣了他便喚道個兒郎喫我家飯穿我家衣問時些繩打些菜也有用處如何空坐宋金連忙答應道但憑驅使不敢有違劉翁便取一束麻皮付與宋金教他打紮子正是

皮付與宋金教他打紮子正是

怎敢不低頭

宋金自此朝夕小心辛勤飯活並不偷懶兼之寫算精細凡客貨在船都是他記帳出入分

毫不爽別船上交易也多有些他去拿盤盤賬簿客人無不敬而愛之却道好個宋小官少年伶俐劉翁劉姬見他小心得用另眼相待好衣好食的管顧他在客人面前認爲表姪宋金亦自以爲得所心安體適親日豐腴凡船戶中無不欣羨光陰似箭不覺二年有餘劉翁一日暗想咱家年紀漸老止有一女要求個賢婿以終身似宋小官一般到也十全之美道不知媽媽心下如何是夜與媽媽飲酒半酣女兒宜春在傍劉翁指著女兒對媽媽道這春年紀長成未有終身之托奈何劉姬道這是我養老的一樁大事你如何不上緊劉翁道我也日常在念只是難得個十分如意的像我船上宋小官這般本事人才于中選一也就不能勾了劉姬道向不就許了宋小官劉翁假意道媽媽說那話他無家無倚靠若我船上吃飯手無分文怎好把女兒許他劉姬道宋小官見官家之後况係故人之子當初他老子存時也曾有人議過親來你如何忘了今日雖然落薄言他一表人材又會寫又會算得這般女婿不辱了門面我兩口兒老來也得所弄劉翁道媽媽你主意已定否劉姬道有什麼不定劉翁道如此甚好原來劉有才平昔是個怕妻的久已看上了宋金只恐媽媽不肯今見媽媽把然十分歡喜當下便喚宋金對著媽媽面許了他這爲親事宋金初時也謙遜不逞見劉翁夫婦一團美意不要也費一分錢鈔只索順從劉翁往陰陽差家選擇良吉日回來了媽媽將船駕回昆山先與宋小官冠了做一套紬絹衣服與他穿了

雖無子建才八斗

勝似潘安貌十分

劉軀也替女兒備遊些衣飾之類吉日已到請下兩家親戚人設喜筵將宋金寶八船上為
婿次日諸親作賀一連吃了三日喜酒宋金成親之後夫妻恩愛自不必說從此船上生理
日進一日光陰似箭不覺過了一年零兩個月宜春懷孕日滿產下一女夫妻愛惜如金輪
流渡地期歲方過此女喜了痘瘡醫藥不效十二朝身死宋金將痛愛女哭流過哀七情所
傷遂得了個癆瘵之疾朝暮煎飲食漸減看骨露肉消行遲走慢劉軀初時還指
望他兩好替他迎醫問卜延至一年之外病勢有加無減三分人七分鬼寫也寫不動算也
算不動到做了眼中之釘已不得他死了乾淨却又不免兩個老人家懊悔不迭互相抱怨
起來當初只指望半子葬老如今看這貨色不死不活分明一條爛死蛇纏在身上擺脫不
下把個花枝般女兒誤了終身怎生了為今之計如何生個計較送開了那冤家等女兒
另招個佳婿方纔釋心兩口兒商量了多時定下個計策連女兒都瞞過了只說有客貨存
放江北移舟往行至池州五溪地方到一個荒僻的所在只見孤山寂寂遠水滔滔野岸
荒岸絕無人跡是日小小孤風劉公故意把舵使歪舟傾向沙岸上闌住却教宋金下水推
舟宋金下涯脚慢劉公就罵道病鬼沒氣力使船時岸上野果也砍些來燒燒省得錢費
宋金自覺慍慍取了柴刀揮力上岸行到茂林深處樹木雖多那有方氣去砍伐只得拾些
兒柴柴割些取棘抽取枯藤束做兩大捆却又沒有氣力背負得去心生一計再取一條枯

藤將兩捆野柴穿成一捆露出長長的藤頭用手挽之而行如牧童牽牛之勢行了一時也
起忘了斫刀在地又復身轉去取了斫刀也撞入柴捆之內緩緩的拖下岸來到於泊房之
處已不見了舟但見江流沙鳥一望無際宋金沿江而上且行且看並無踪影看有紅日西
沉清知為丈人所棄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不覺痛切於心放聲大哭哭得氣喘喉乾絕於
地半晌方纔忽見岸上一老僧正不知從何而來將拄杖於地問道越作何在此非此
足之地也宋金忙起身作禮口稱姓名破丈人劉公脫離如今孤苦無歸求老師父提點教
取救命老僧道貧僧茅菴不遠且同往暫住一宵來日再做法理宋金感謝不已隨著老僧
而行約一里許果見茅菴一所老僧敲石取火煮些粥湯肥與宋金喫了方纔問道合與
檀越有何仇隙願聞其詳宋金將入營舟上及得病之由備細告訴了一遍老僧道老僧
懷恨合于宋金道當初求乞之時蒙彼收養婚配今日病危見棄乃小生命薄所被豈敢
懷恨他人老僧道聽了所言真忠厚之上也憐恻乃七情所傷非藥餌可治惟清心誦經方
可以愈平日常會奉佛法通經否宋金道不曾老僧於袖中取出一卷相贈道此乃金剛
般若經我佛心印貧僧今教授檀越若日誦一遍可以息諸妄念却病延年有無窮利益宋
金原是陳州項娘廟前老和尚轉世來的前生早誦此經今日口傳心授一遍便能誦此
乃是前因不斷宋金和老僧打坐聞時誦經將次天明不覺睡去及至醒來身坐草庵坡間
並不見老僧及茅菴在那里金剛經却在懷中問卷能誦宋金心下好生詫異遂取水淨口

今古奇觀

卷十四

六

將經明誦一遍齊聲消釋病體頓然健旺方知聖僧顯化相救亦是夙因所致也未金向空叩頭感謝蒼天保佑然雖如此此身如大海浮萍多有落信步行去早覺復中飢腹望見前山林木之內隱隱似有人家不免再溫舊榻前向乞食只因這一番有分教宋小官凶中化吉難過福來正是

路逢善處還開徑

水到窮時再發源

宋金走到山前一看並無人烟但見鎗刀戈戟遍插林間宋金心疑不決放膽前去見一所敗落地廟廟中有大箱八隻封鎖甚固上用松茅遮蓋宋金暗想此必大盜所藏布置鎗刀乃惑人之計來歷雖則不明取之無礙心生一計乃折取松枝插地記其路徑一步走出林來直至江岸也是未金時享運泰恰好有一隻大舟因逆浪衝壞了舵停泊於岸下修能宋金假作荒張之狀向舟上人說道我陝西錢金也隨吾叔父走湖廣為商道經於此為強盜所劫叔父被殺我只說是跟隨的小郎久病乞哀暫容殘喘賊乃遣數內一人與我同住土地廟中看守貨物他又往別處行劫去了天幸同夥之人昨夜被毒蛇咬死我得脫身在此幸方便載我去舟人聞言不甚信金又道見有八口箱在廟內皆我家財物願去此地不遠多火幾位上岸抬到舟中願以一箱為謝必須速往萬一賊徒回轉不覺無及子幸且有禍患眾人都是千里求財的聞說有八箱貨物一個個欣然願往當時聚起十六個後生准備八副繩索紅棒隨宋金往土地廟來果見巨箱八隻其箱甚重每一人揠一箱恰好八

枉宋金將孤廟內鎗刀收起藏於深草之內八個箱子都下了船舵已修好了舟人聞宋金道這客今欲何往宋金道我且往南京省親舟人道我的船正要往瓜州却喜又是順便當下開行約行五十餘里方歇眾人奉承陝西客有錢到漢出銀子買酒買肉與他慶賀賀次日西風大起揚起帆來不幾日到了瓜州停泊那瓜州到南京只隔十來里江面宋金等換了一隻渡舟將箱籠只揀重的抬下七個把一個箱子送與舟中眾人以踐其言舟人自去開箱分別不在話下宋金渡到龍江關日尋了店主人家住下喚鐵匠配了匙鑰打開箱看時其中充物都是金玉珍寶之類原來這夥強盜積之有年不是取之一家獲之一時的宋金先把一箱所查之於市已得數千金恐主人疑是盜寓於城內買家奴伏侍身穿羅綺食用膏粱餘六箱只揀精華之物留下其他都變賣不下數萬金就於南京廣鳳門內買下一所大宅改造聽堂園亭製辦日用家仗極其華整門前開張典舖又置買田莊數處家僮數十房出色管事者十人又畜美童四人隨身答應滿京城都稱他為錢員外出乘馬入權金資自古道居形氣養氣體宋金今日發財身發財無不悅容采光澤絕無向來枯瘠之容實取之氣正是

人逢運至精神爽

月到秋來光彩新

話分兩頭且說宜春女那日見父親教丈夫上打柴心下思想爹好沒分曉恁般一個病人教他去打柴欲要叫丈夫莫去又恐違背了父命正在放心不下却見父親往村前擇舟下船撥轉舟頭離岸揚帆宜春驚叫爹爹丈夫在岸上如何便開舟却被母親兜臉一回道

今古奇觀

卷十四

七

酒與來勸女兒道新春將近除了孝罷宜春道丈夫是終身之孝什麼除得劉翁靜養眼道什麼終身之孝做孝計爾戴時便戴不許爾戴時就不容爾戴劉姬見老兒日重便來收存道再等女兒戴過了幾歲除夜做碗羹飯起了夏月李翁負着長多如言不形極得時哭道來道你兩日鬼合計害了我丈夫又不容我戴孝無非要我改嫁他人我豈肯失節以負宋郎寧可戴孝而死決不除服而生劉翁又待發作被漢子罵了幾句皆哄的惟向舟艙睡了三日宜春依先又哭了一夜到月盡三十日除夜宜春祭奠了丈夫哭了一會婆子勸住了三日兒同與夜飯爹媽見女兒酒不問心中不樂便道我兒爾孝是不肯除了略吃點葷腥何妨得少年人不要弄弱了元氣宜春道未死之人苟延殘喘連這碗羹飯也是多喫的還喫甚葷菜劉姬道不用葷吃杯素酒兒也好解悶宜春道 滴何曾到九泉想者死者首我何忍下咽說罷又哀哀的哭將起來連素飯也不吃就去睡了劉翁夫婦料道女兒志不可奪從此再不強他後人有詩贊宜春之節詩云

閨中節烈古今傳 船女何曾聞獨編 誓死不移金石志 柏舟端不愧前賢
話分兩頭再說朱金住在南京二年有餘把家業弄得十全了思想丈人丈母雖是狠有妻子恩情却是割捨不下並不起別娶之念却教管家看守門牆自己帶了三千兩銀子領了四個家人兩個童僱了一隻航船運至崑山來訪劉翁劉姬隣舍人家說道三日前往儀真去了朱金將銀兩販了布疋傳二個真下個有名的主家上貨了是次日夫河日尋着了

劉家舟隻遙見渾家在舟艙麻衣素粧知其守孝未嫁傷感不已回到下處問主人王公說道河下有一舟婦戴孝而甚美我已訪得是崑山劉姬之舟此婦即其女也吾與偶已將三年欲求此女為繼室遂於袖中取出金十兩奉與王公道此薄意權為酒資煩老翁執伐成事之日更當厚謝若問財禮雖千金吾亦不吝王公接銀歡喜連舟上邀劉翁到一酒館盛設相款推劉翁於上坐劉翁大驚道老漢操舟之人何勞如此厚待必有緣故王公道且吃三杯方敢啟齒劉翁心中愈疑道若不說明必不敢坐王公道小店有個西錢員外萬貫家財與偶將三載奉命愛小娘子美貌欲求為繼室願出聘禮千金特央小子作伐望勿見非劉翁道舟女得配富室豈非至願但吾兒守節甚堅言及再婚便欲尋死此事不敢奉命盛意亦不敢領便欲起身王公一手扯住道此說亦出錢員外之意托小子做個主人既已費了不可虛之事雖不書先害也劉翁只得坐了飲酒中間王公又說起員外相求出於至誠望老翁回舟從容商議劉翁被女兒幾遍投水嚇壞了只是搖頭略不統口酒散各別王公歸家將劉翁之語述與員外朱金方知渾家守志之堅乃對王公說道姻事不成也罷了我要顧他的船載貨往上海出脫難道也不允王公道天下船載天下客不消說自然從命王公即時與劉翁說了願舟之事劉翁具然允矣朱金乃分付童僱把船駛了發下舟來貨且留在岸上明日發也未遲朱金錦多銀兩個美童各穿綠縵身手執爐爐如意跟隨劉翁夫婦認他做錢員外不復相識到底夫妻之間與他人不同宜春在船尾

窺視雖不敢便信是丈夫暗暗的驚怪道有七八分斷像只見那錢員外纜上得船便向船梢說道我腹中餓了要飯吃若是冷的把些熱茶湯來罷春已自心疑那錢員外又呼喚童僕道個兒即吃我家飯穿我家衣問時搓些紅打些紫也有月慶不可坐這幾句是宋小官初上舟時劉翁吩咐的話宜春聽得愈加疑心少頃劉翁親自捧茶奉錢員外員外道爾舟船上一破瓦盆借我用之劉翁懸囊全不省事遂與女兒討那破瓦盆宜春取瓦盆付與父親口中微吟詩四句詩云

破瓦盆

經奴手自縫

因思戴笠者

無復舊時容

錢員外了船後吟詩嘿會意接笠在手亦吟詩四句詩云

仙凡已換骨

故鄉人不識

雖則錦衣還

難忘舊舊笠

是夜宜春對翁道除中錢員外疑即宗那也不然何以知吾舟有破瓦盆且而龐相背語言可疑可細叩之劉翁微笑道寡女子那宋家癆病鬼此時骨肉俱消矣就係當年未死亦不過乞食他鄉安能致此富盛乎劉翁道爾當初怪爹娘勸爾除孝改嫁動不動此水求死今見客人富貴便要認他是丈夫的爾認他不認豈不可羞宜春滿面羞漸不敢開口劉翁便招阿媽到背處道阿媽爾休如此說爛絲之事莫非天數前日王店主請我到酒館中飲酒說說西錢員外願出千金聘禮求我女兒為繼室我因女兒執性不會就口今日難得女兒自家心活何不將機就機把他許配錢員外落得爾我下半世受用劉翁道阿老見得是

那錢員外來顧我家月梭或者其中有意阿老明日可往問之劉翁道我自遊理次早錢員外起身梳洗已畢手持破瓦盆於舟頭上翻覆把玩劉翁啓口問道員外看這破瓦盆甚員外道我愛那縫補處這行針線必出自妙手劉翁道此乃小女所縫有何妙處前日王店主傳員外之命曾有一言未知真否錢員外故意問道所傳何言劉翁道他說員外費了福人已將三載未曾續娶欲得小女為婦員外道老翁願也不願劉翁道老漢求之不得但恨小女守節甚堅誓不再嫁所以不敢輕許員外道令婿為何而死劉翁道小婿不幸得了個癆瘵之疾其年因上岸打柴未還老漢不知錯開了舟以後曾出招帖尋訪了三個月並無動靜多是投江而死了員外道令婿不在此地遇了個異人病都好了反獲大財致富老翁若要會令婿時可請令愛出來此時宜春側耳而聽一聞此言便哭將起來罵道薄倖兒即我為爾戴了三年重孝受了千辛萬苦今日還不說實話待怎麼宋金隨淚道我妻快來相見夫妻二人抱頭大哭劉翁道阿媽眼見得不是什麼錢員外了我與爾須速去謝罪劉翁劉翁走進艙來施禮不迭宋金道岳父岳母不須恭敬只是小婿他日有病痛莫再脫離兩個老人家羞慚滿面宜春便除了孝服將靈位拋向水中宋金便喚跟隨的童僕來與主母磕頭翁道殺雞置酒管待女婿又當接風又言真會進帝安帝已呈劉翁說也女兒自來不與董酒之意宋金慘然下淚親自與潭家把盞勸他罷離隨劉翁道離離們心脫賺欲絕吾命恩斷義絕不該相認了今日免強吃爾這杯酒都看爾女兒之面宜春道不因這

黃說賺爾何由發跡况爹媽日前也有好處今後但記情莫記怨宋金道謹依賢妻尊命我已立家於南京田園富足爾老人家可棄了駕舟之業適成到彼同享安樂豈不美哉
再二種謝是夜無話次日王店主聞知此事委子為買又鳴了一日雁牙金留家童二人於王店主家內發布取賬自己開舟先往南京大宅子住了三日同渾家到岷山故鄉掃墓追薦亡親宗族親鄰各有厚贈此時范知縣已罷官在家聞知宋小官發跡還鄉恐怕街坊撞見沒趣躲向鄉里有月餘不敢入城宋金完了故鄉之事重回南京闔家歡喜安享富貴不在話下再說宜春見宋金每早必進佛堂中拜佛誦經問其緣故宋金將老僧所傳金剛經知病延年之事說了一遍宜春亦世信心要官人教會了夫妻同誦到老不衰後享壽各九十餘無疾而終子孫為南京世富人家亦有發科第者後人詩云
劉老兒為善不終
宋小官因禍得福
金剛經消除災難
破軒空園圓骨肉

十四卷終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第十五卷

唐太史詩酒傲公侯

衛河東岸淨邱高

蓬有文章瑞重賈

秋天散步香山郭

醉倚漣波時一嘯

竹舍雲居綠鳳毛

豈無名譽滿剡曹

春日催詩白兔毫

長風當里破洪濤

這首詩乃明朝嘉靖年間一個才子所作那才子姓唐名梅字次便一字子赤大名府臨縣人也生得丰姿瀟灑氣宇軒昂飄飄有出塵之表八歲即能屬文十歲便開詩律下筆數千言倚馬可待人都道他是本青蓮再世曹子建後身一生好酒在依放達不羈有輕世傲物之志真個名聞天下才冠當今與他往來的俱是名公巨卿又且世代簪纓家資巨富日常供奉於王侯所居在城外淨邱山下第宅壯麗高聳雲漢後房粉黛一個個聲色兼妙又選小鬟秀美者數人教成吹彈歌曲日以自娛至於童僕所養不計其數宅後又構一園大可兩三頃鑿池引水疊石為山制度極其精巧名曰囀園大凡花性喜煖所以名花俱出南方那北地天氣嚴寒花到其地大半凍死因此名園中少見花開
今古奇觀 卷十五

之勝真個景致非常但見

樓台高峻庭院清幽山巒岷嶽怪石花裁
曲沼層層碧浪漾琉璃疊層層碧點蒼苔
對新翠對松徑綠陰深處小橋橫屈曲花
枝紅豔叢中喬木蒼煙迷翠黛意淡如無
雨洗青螺色濃似染木蘭舟蕩漾芙蓉水
際鞦韆架搖曳垂楊影裏木橋畫欄相掩
映湘簾繡幕兩交暉

盧梅日夕吟在課鳥美傲其間雖南面王
樂亦不是過凡朋友去相訪必留連盡醉
方偶遇着個聲氣相投知音知已便兼旬
累月款留在家不肯輕放出門若人有患
難求投奔的一一都有資助決不令其空
過因此四方慕名來訪者絡繹不絕真個
是

座上客常滿 樽中酒不空

盧梅只因才高學廣以為撥青紫如拾針
芥那知文場不利任你錦繡般文章偏生
不中試官之意一連走上幾科不能勾飛
黃騰達他道世無識者遂絕意功名不圖
進取惟與騷人劍客羽士高僧談禪理論
劍術呼盧浮白放浪山水自稱浮邱山人
曾有五言古一首詩云

逸翮奮青漢 瓊樹紫遊塵
浮世信滄海

高步躡天關 瑤華代朝餐
焉能濡羽翰

褰衣在椒塗 恣情戲靈景

長風吹海濤 靜嘯嗜鳴鸞

話分兩頭和說濟縣知縣乃是姓汪名岑
少年連第意氣揚揚只是貪婪無比性復
猜刻又酷好盆中之物若擎着酒杯直飲
到天明自到濟縣不曾遇著對手昔也曉
得盧梅是一個才子當今推重交遊甚廣又
關得邑中閨亭惟他家為最酒量又推尊
第一因這三件有心要結識他做相知差
人去請來相會誰知盧秀才却是與他人
不同別個秀才要去結交知縣還要換風
箱錢夫人引進拜在門下稱為老師四時
八節禮送禮物希圖以小博大若知縣自
來相請就如朝廷徵聘一般何等榮耀還
把各帖粘在壁上誇炫親友這雖是不自
者所為有氣節的未必如此但是知縣相
請也沒有不肯去的偏是盧梅却知知縣
一連請了五六次只當做耳邊風全然不
動只推自來不入公門你道因甚如此他
才高天下眼底無人天生一副俠腸傲骨
視功名如敝屣等富貴如浮雲就是王侯
卿相不會來拜訪費請去相見他也斷然
不肯施肯輕意去見個縣官真個是天子
不得臣諸侯不得有絕請的高人這盧梅
是個清奇古怪的主兒又撞著知縣是個
煩惱瑣碎的冤家請人請到四五次不來
也只索罷了偏生只管去纏張見盧梅決
不肯求却到衙門自去就教又恐盧梅他
出先差人將帖子訂期差人領了言語一
直徑到盧家把帖子遞與門公說道本縣
老爺有緊要話差我來傳達你相公煩引
進門公不發急慢引到門公見了主人從
門舉目看時只見水光遠綠山色環青竹
木扶疎交相掩映林中禽鳥聲如鼓吹那
差人從不曾見這般景致今日到此恍如
登了洞天仙府好生歡喜想道怪道老爺
要來遊玩元來

今古奇觀

卷十五

二

有恁地好景我也有些緣分得至此觀玩這番也不枉爲人一世遂四下行在恁意飽看彎彎曲曲穿過幾條花徑走過數處亭臺來到一月一石玉引到虛虛每每七一二三四五分
馥馥清香沁人肌膚中間顯出一座八角亭子朱碧碧五畫棟雕梁亭中懸一個匾額大書
玉照亭三字下邊坐著三四個賓客賞花飲酒傍邊五六個標致青衣調絲品竹按板而歌
有高太史梅花詩爲率

瓊姿只合在瑤臺

雪滿山中高上臥

寒依疎影蕭蕭竹

自去漁無郎好韻

誰向江南處處裁

月明林下美人來

香掩殘香滑滑苔

春風愁寂幾迴開

門公同差人站在門外候歌完了先將帖子稟知然後差人向前說道老爺命小人多多拜上相公說既相公不肯到縣老爺當來拜訪但恐相公他出又不想值先教小人來期個日子好來請教一來聞府上閣亭甚好順便就要遊玩大凡事官羨就起那那虛構見知縣請請不去恬不爲怪却又情願來就教未免轉過念頭想他雖然貪鄙終是個父母官兒肯屈已敬賢亦是可取若又拒不許外人只道我心胸褊狹不能容物了又知道他是個俗吏這文章定然不曉得的那詩律旨趣深奧料必也沒相干若論與籍他又是個後生小子微幸在睡夢中偷得這進士到手已是心滿意足諒來還未曾見面至於理學禪宗一發夢想所

不到了除此之外與他談論有甚意味還是真招攬罷却又念其來意惻惻如拒絕了以費不情正沉吟間小童斟上酒來他觸境情生就想到酒上道倘會飲酒亦可免俗問來人道爾本官可會飲酒麼道飲是老爺的性命怎麼不會的虛構又問能飲得多少道這但見拿著酒杯整夜喫去不到醉即不止也不知有幾多酒量虛構心中喜道原來這俗物却會飲酒單取這節罷隨教童子取個帖兒付與來人道爾本官既要求遊玩趁此梅花盛時就是明日罷我這裏整備酒盒相候差人得了言語原同明公一齊出來回到縣裏將帖子回覆了知縣知縣大喜正要明日到虛構家去看梅花不想晚上人來報新接院不發起馬突然上在汪知縣連夜起身往府不能如意差人將個帖兒辭了知縣到府接著接院備行香過了回到縣時往還數日這梅花已是

紛紛玉瓣堆香砌

片片瓊英透畫欄

汪知縣因不曾赴梅花之約心下快快指望虛構另來相邀誰知虛構出自勉強見他辭了即撇過一遍那肯又來相請看看已到仲春時候汪知縣又想要虛構園上去遊春差人先去致意那差人來到虛構園中只見園林纖纖綠草鋪茵鶯啼語蝶亂舞景色十分豔麗須臾轉到桃蹊上那花渾如萬片霞千重紅錦好不爛熳有詩爲證

桃花開遍上林紅

耀眼繁華色

含笑動人心意切

幾多消息五更風

盧梅正與賓客在花下擊鼓催花家歌狂飲差人執帖子上前說知盧梅乘着酒興對來人道爾快回去與本官說若有高興即刻就來不必另約衆賓客道成不得我們在得正趣之時他若來了就有許多文編錦繡能盡頭腦且上賢居利道言利才在是日也

洛陽千古門春芳

富貴直誇門艷粧

一自清平傳唱後

至今人尚說花王

汪知縣爲夫人這病亂了半個多月情緒不佳終日只把酒來消悶連政事也懶得去理次後聞得盧家牡丹茂盛想要去賞玩因兩次失約不好又來相約差人送三兩書儀就我看花之意盧梅日子便期了却不肯受這書儀遂數次推辭不脫只得受了那日天氣隔爽汪知縣打帳早衝完了就去不道剛出私衙左右來報吏科給事中某翁告養親歸家在此經過正是要道之人敢不去奉承麼急忙出郭迎接餽送下程設宴款待只道一兩日就行還可以看得牡丹那知某給事又是好勝的人教知縣陪了游覽本縣勝景之虛盤桓七八日方行等到去後又差人約盧梅時那牡丹已萎謝無遺盧梅也向他處游玩山水離家兩日矣不覺春盡夏臨彈指間又是六月中旬汪知縣打聽盧梅已是歸家在園中避暑又令

人去傳達要賞蓮花那差人徑至盧家把帖見教門公傳進須臾開門公出來說道相公有話喚你當面吩咐差人隨著門公直到一个荷花池畔看那池圍圍約有十畝多大堤上綠柳碧柳濃陰蔽日池內紅粧碧蓋艷色映人有詩爲証

凌波仙子門新粧

七波虛心吐異香

何似花神多薄倖

故將顏色惱人腸

元來那池也有個名色喚做碧池池心中有座亭子名曰錦雲亭此亭四面皆水不設橋梁以採蓮舟爲渡乃盧梅納涼之處門公與差人下了採蓮舟蕩動畫簾頃刻到了亭邊繫舟登岸差人舉目看了亭子周圍朱欄畫檻碧紗香額馥清風徐徐水中金魚戲藻梁間紫燕爭巢鷓鴣爭飛葉底鷺鷥對浴岸傍去那亭中看時只見藤床湘簾石榻竹几瓶中供千葉碧蓮爐中焚百和名香盧梅科頭跌足斜據石榻面前放一帙古書手中執著酒杯傍盪水盤中列著金桃藕沉雪李浮瓜又有几味紫酒一個小僮捧壺一個小僮打扇池便看凡行書飲一杯酒自取其樂差人未敢上前在側遍暗想道同是父母生長他如何有這般受用就是本官中過進士還有許多勞碌怎及得他的自在盧梅抬頭看見問道爾就是縣裏差來的麼差人應道小人正是望道那本官到也守差來次訂期定日起又不來如今又說要看荷花恁樣不爽利虧他恁地做了官我也沒有許多閒工夫由他恁帳任憑他有與便來不耐煩又約日子差人道老爺多拜上相公說久仰相公高才加渴思

樂已不得來請教連次皆為不得已事竊住故此失約還來相公期日子小人好去回話
虛柳見來人說話伶俐却也聽信了他乃道既知此意王受日差人尋了言語才回司
門公依舊下船坐在柳陰堤下上岸自去回信了知縣那注知縣至後日早堂發落了此公
事約在午牌時候起身去拜虛柳誰想值三伏之時連日酷熱非常注知縣已受了些暑氣
這時却又在正午那輪紅日猶如一團烈火熱得他眼中火冒口內烟生剛到半路覺道天
旋地轉從轎上直撞下來險些鬼魂死在地從人急忙救起抬回縣中送在私衙漸漸醒
分付差人送了虛柳一面請太醫調治足是衰病了一個多月方纔出堂理事不在話下且
說虛柳一日在書房中查點往來禮物檢著注知縣這封書儀想道我與他本無交如何
白白裏受他的東西須把來消豁了方纔淨到八月中差人來請注知縣中秋夜賞月那知
却也有此意見來相請好生歡喜取回帖打發來人說多拜上相公至期誰知那知縣乃
一縣之主難道剛剛只有虛柳請他賞月不成少不得初十遍就有鄉紳同僚中相請況又
是個好飲之徒何有不赴的理應定然一家家挨次都到至十四這日辭了外擺酒席於衙
中整備家宴與夫人在庭中玩賞那晚月色分外皎潔比尋常更是不同有詩為證
玉宇淡悠悠 金波散夜流 最憐圓缺處 曾照古今愁
風露孤輪影 山河一氣秋 何人吹鐵笛 乘醉倚南樓
夫妻對酌直飲至醉前方纔入寢那知縣一來是新病起的人元神未復二來連日沉酣精

殆乘著酒興未免走了酒字下這道兒三來這晚路坐夜深著了些風寒三合湊又病起來
眼見得虛柳賞月之約又虛過了調攝數日方能痊可那知縣在衙內無聊量道虛柳園中
桂花必盛意欲借此排遣適值有個江南客來打抽豐送兩大林惠山泉酒注知縣就把一
杯差人轉送與虛柳虛柳見說是美酒正中其懷無限歡喜乃道他的政事文章我也一樂
勿論只這酒中想亦是知味的了即寫帖請注知縣後日來賞桂花有詩為證
涼影一簾分夜月 天宮萬斛動秋風
淮南何用歌招隱 自可淹留樹樹叢

自古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像注知縣是個父母官肯屈己去見個士人豈不是件異事誰
知兩下機緣不偶臨期却又生出事故不能相會這番請賞桂花注知縣滿意要盡竟日之
歡營風香仰想之誠不料是日還在眠床上外面就傳板進來道山西理刑道那行取入京
已至河下恰正是注知縣鄉試房前怎取怠慢即忙路身梳洗出衙上轎往河下迎接設宴
款爾待想兩個得意師生沒有就別之理少不得盤桓數日纔轉身這名花已是
飄殘金粟隨風舞 零亂天香滿地鋪
知說虛柳素性剛直最爽是個敢上矜下之人王知縣見他這等豪爽手
交之意時值九月末旬園中菊花開遍那菊花種類甚多內中惟有二三種最貴那二三種雖
剪戰西施每一種各有幾般顏色花大而媚所以貴重有菊花詩句為證
今古奇觀 卷十五 五

不共春風門百芳

自甘離落傲秋霜

園林一片蕭疎景

瘦朵依稀數晚昏

盧紳因想汪知縣幾遍要看園景刻俱中止今又著菊花盛時何不請來一玩也不枉他一番敬慕之情即寫帖見差人去請次日賞菊家人到拿著帖子來懸裏正值知縣在堂理事一徑走到堂上跪下將帖子呈上稟道家相公多拜上老爺園中菊花開特請老爺明日賞玩汪知縣也頗想去看菊因屢次失約不好啓齒今見特地來請正是適逢其會深中其意看了帖了乃道拜上相公明日早來領教那家人得了言語即便歸家回覆家主道汪太爺拜上相公明日早來領教那知縣說明日早來不過是隨口的話那家人改做絕早就些這也是一時錯訛之言不想因這句錯話上得罪了知縣後將來天大家私弄得罄盡險來兒連性命都送了正是

舌為利害本

口是禍福門

當下盧紳心下想道這知縣也好笑那見赴人筵席有能絕早就來之理又想道或者是我家園定要盡當日之遊吩咐廚夫太爺明日就絕早來酒席須要早些完備那廚夫聽見知縣早來恐怕臨時候事隔夜就于忙脚亂收拾虛樽到次早吩咐門上人今日若有客來一槩相辭不必通報又將個名帖使人去邀請知縣不到到食時酒席都已完備擺設在園上燕喜堂中上下兩席並無別客相陪那酒席鋪設得花錦相似正是

富家一席酒

窮漢半年糧

且說汪知縣那日出堂便打噴嚏了投文公事即便赴酌投文裏却有本縣巡簡司解到強犯九名贖物若干此事先有心腹報知乃是衛河大夥贖物甚多又無失主汪知縣動了火即時用刑考訊內中一盜甚狠套夾棍便招某處藏銀若干某處埋贓幾許一五一十搬將出來何止千萬知縣貪心如城把酒的念頭放過一邊便教放了夾棍個差心腹帶領撤步衙役押盜前去跟同起賊立等回話餘盜收監贖物上庫知縣退坐後堂等那起賊消息從辰至未承值吏供酒供食了兩次那起賊的方纔回縣稟說却是怪異東墜西爬並沒有半個錫皮錢兒知縣大怒再出前堂帶出前犯一個個重新拷掠夾到適纏押去起賊的有那財困窮人怒他胡說沒有贖物已是拿頭脚尖私下先打過數頓又且司兵拷打坏的恁當得起再交登時氣絕知縣見夾死了賊也有些著忙便教獄卒亂了半响叫喚竟不甦醒汪知縣心生一計喝叫且將眾犯遷監明日再審會意將死賊混在活賊裏一擁扶入監去誰敢道半個死字又向獄子討了病狀明日做死囚發出汪知縣十分收銀遂想著盧家喫酒即刻起身赴宴此時已是申酉時分各役簇擁著大尹來到盧家園來且說盧紳早上候起已至巳牌不見知縣來到差人丁德回報原那裏管門人并官舟心上此有三四分不樂道既約了絕早就來如何這時候還問公事停了半响官信古魯再差人將他名帖邀請盧紳此是不樂有六七分想道是我請他的不是只得耐這次罷俗語道善人

今古奇觀

卷十五

六

性急又候了半日連那投遞帖的人也不回來虛傳道古怪再使人去打聽少停間了投遞帖的人一齊轉來回覆說還在堂上來人問道大官王爺發引友朋進門王爺上帖的人不放進去帖尚未投所以不敢回報虛傳道十分不樂又聽得說夾門強盜要贓物心中大怒道原來這個貪殘蠢才一無可取幾乎錯認了如今幸你還好即令家人撤開下面這掉酒席走上前居中向外而坐叫道快把大杯瀉熱酒來洗滌俗腸家人都稟道恐太爺一來時到處搗喝道走還說甚太爺我這酒可是與那貪殘俗物喫的么他夾信已是六七次今晚一定不來家人見家主發怒誰敢再言隨即斟酒供饌小奚在堂中宮商送奏絲竹並吹簫橫吹過數杯小斯與我按摩一番今日伺候那俗物算道身子困倦吩咐開了園門於是脫巾卸服跌起蓬頭按摩的按摩歌唱的歌唱取厚酬酒連飲數觥酒盡頭昏開懷痛飲不覺大醉將簪釵撤去賞了小奚只當菓品茶酒又吃上几觥其醉如泥就靠在桌上齣的睡去家人誰敢去驚動整整齊齊都站在兩旁伺候裏邊虛傳便醉了外面管園的却不覺得內裏的事平日開宴客進出得多主人又是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日遂將園門大開慣了今日雖有命閉門却不把在心上又且知道請現任官府倘若來時左右要開的且停一會見接到落日衙山遠望見知縣頭踏來急忙進來通報到了堂中看見家主已醉到喫一驚道太爺已是到了相公如何先飲得這個模樣衆人聽得知縣來到都面面相覷沒做理會齊道那桌酒便還在但相公不勾醒怎能却好官園的道且

叫醒轉來扶醉陪他一刻也罷終不特地請來冷淡他去不成衆家人只得上前叫喚候被如何得醒漸漸聽得人聲嘈雜料是知縣進來慌了手脚四散躲過單擡下虛傳一人只因這番有分教佳賓賢主須爲百世家好景名花化作一墳春夢正是

盛衰有命天爲主 禍福無門人自生

且說汪知縣離了縣中來到虛家園門首不見虛桐迎接也沒有一個家人伺候從人亂叫門上有人么快去通報太爺到了並無一人答應知縣料是管門的已進去報了遂呀呀不必呼喚自進去只見門上一個匾額白地翠書嘯圃兩個大字進了園門一帶都是柏屏磚過身來又顯出一座門樓上書隔凡二字過了此門便是一條松徑徑出松林稍一看時但見山巒參差樓台縹渺草木竹園環知縣見布置精巧景色清幽心下暗思這高人腦次自是不同但不聞得一些人聲又不見虛桐來迎未免疑惑也還道是園中徑路踏雜或者從別道往來迎我故此相左一行人在園中任意東西走反去尋覓主人次後來到一個所在却是三開大堂一望菊花數百霜英繁楓爛華萬樹擁若丹錦與晚霞相映橘柚相亞巖巖如金池蓮芙蓉于百株顏色或深或淺綠水紅葩高下相映鶯鶯鶯鶯之類戲狎其下汪知縣想道他請我看菊必在這個堂中了及至堂前下橋走入看時那裏見甚酒席惟有一人蓬頭洗足居中位外而坐坐在身上打刺止夕更無一人從人起立有兩鴨老爺到了還不起來汪知縣舉目看他身上服色不似以下之人又見旁邊放著葛巾野服呀

耐且莫叫喚看是何等樣人那常來下帖的差人向前仔細一看認得是盧柟道這就是
盧相公醉倒在此汪知縣聞言登時紫脹了面皮心下大怒直直裏罵道這差人上
門羞辱欲得教從人將花木打他希爛又想不尋官體忍著一肚子惡氣帶性上廳吩咐回
縣柟夫穩起打從舊路直至圍門首依原不見一人那時已是暮暮點燈前導那些皂快沒
一個不搖首舌道他不過是個監生如何將官府官體藐視這也是件異事知縣在廳上
聽見自覺沒趣惱怒愈加想道他總然才高也是我的治下會請過數遍不肯來見情願就
見又饋送銀酒我亦可為折節敬賢之至矣他却如此無理將我侮慢且莫說我是父母官
即使知交也不該如此到了縣裏怒氣不息即領退入私衙不題且說盧柟這些家人小厮
見知縣去後方纔出頭到堂中看家主時睡得正濃直至更餘方醒衆人說這適相公睡
後太爺就來見相公睡著便起身而去盧柟道可有話其說衆人道小人們恐不好答應俱
走過一邊不曾看見盧柟道正該如此叫管門的打了三板如何不早閉圍門却被這俗
物直至此閒踐了地上教管門的明日早快挑水將他進來的路徑掃乾淨又著人尋訪
常來下帖的差人將向日所送書儀并那極泉酒發還與他那差人不敢隱匿遂即到縣裏
去繳還不在話下却說汪知縣退到衙中夫人接著見他怒氣冲天問道爾去卦宴如何這
般氣惱汪知縣將其事說知夫人道這都是自取怪不得別人爾是個父母官橫行直撞少
不得有人奉承如何屢屢自污苟賤反去請教子以他總是有才與爾何益今日討恁般意

慢可知好真汪知縣又被夫人搶白了幾句一發怒上加怒在著椅子上氣憤憤的半晌無
語夫人道何消氣得自古道破家駭令只這四個字把汪知縣從睡夢中喚醒放下了憐才
敬士之心應提起生事害人之念當下口中不語心下隱隱尋思計策安排盧柟必置之死
地方洩吾恨當夜無話次日早衙已過喚一個心腸令吏進衙商議那令吏姓譚名遵頗有
才幹慣與知縣通賤過付是一個積年猾吏當下知縣先把盧柟得罪之事敘過次說要訪
他通惡參之以報其恨譚遵道老爺要與盧柟作對不是輕舉妄動的須得尋一件沒緣因
的大事坐在他身上他可完得性命那參訪一節恐未必了事在老爺反有于從汪知縣道
却是為何譚遵道盧柟與小人原是同盟里曉得他多有人官府往來且又家私家富平昔雖
則恃才狂放却沒甚違法之事總然拿了少不得有天大分上到上司處說回決不至死的
田地那時懷恨嫉老爺豈不反受其累汪知縣道此言雖是但如何樣放肆定有幾件惡
端爾去細細訪來我自處譚遵道應出來只見外邊繳進原送盧柟的書儀泉酒汪知縣
見了轉覺沒趣無處出氣遷怒到差人身上說道不該收他的回來打了二十毛板就將銀
酒都送了差人正是

勸君莫作傷心事

世上營生多可恨

却說譚遵領縣主之命四去察訪盧柟罪過日往月來捱至冬末並無一件事兒知縣又再
四催促到是兩難之事一日在衙坐正尋思盧監生無隙可乘只見一個婦人急急忙忙的
今古奇觀 卷十五

倒西歪兒啼哭沒奔一頭虛虛梅娘子正同著了髮們在房中圍爐回火忽聞得外面人聲鼎沸只道是漏了火急叫了髮們觀看尚未動步房門口已有家人報說大娘不守了小邊無窮人執著火把打進來也虛虛梅娘子還言是強盜打劫當得三十一個牙齒咬破的相打慌忙叫了髮快閉上房門言猶未畢一片火光早已擁入房裏那些了頭們奔走不逃只叫大王爺饒命衆人道胡說我們是本縣大王爺差來拿虛梅的什麼大王爺虛梅娘子見說這話就明白向丈夫哀憐了知縣今日尋事故來擺布便道既是公差難道不知法度的我家縱有事在縣里求不過戶婚田上的事罷了須不是太逆不道如何向日裏不來黑夜開牽領多人明火執杖打入房帷乘機搶劫明日到公堂上去講該得何罪衆公差道只要還了我虛梅但憑到公堂上去講遂滿房遍搜一過只揀益血寶玩取勾像意方纔出門又打到別個房裏把姬妾們都驚得躲入床底下去各處搜到不見虛梅料想必在園內一齊又趕入去虛梅王與四五個賓客在樓閣上飲酒小優兩傍吹唱恰好差去拿虛才的家人在那裏回話又是兩個亂喊樓上報道相公禍事到也虛梅帶醉問道有何禍事家人道不知爲甚許多人打進天宅搶劫東西逢着便被拿住今已打入相公房中去了衆賓客被這一驚一滴酒也沒有了齊道這是爲何可去看來便要起身虛梅全不在意忽見樓前一派火光閃爍衆公差齊擁上樓嚇得那幾個小優滿樓亂滾無處藏躲虛梅大怒叫道甚麼人敢到此放肆叫人快拿衆公差道本縣太爺請你說話只怕拿不得的一條索子套

在頭裏道快走快走虛梅道我何事這等無禮不去便怎麼衆公差道老實說向日請你說你不動如今拿到要拿去的牽著索子推的扯的扯攆下樓來又拿了十四五個家人還想連賓客都拿內中有一人認得是書家公字是有名頭秀才遂不敢去惹他一行人離了園中一路鬧炒炒直至縣裏這幾個賓客放心不下也同來觀看經過的家人也自出頭牽著主母之命將這銀兩趕與來人使用打探那在知縣在堂等候堂前燈籠火把照耀渾如白晝四下絕不聞一些人聲衆公差押虛梅等直至丹墀下舉目看那知縣滿面殺氣分明坐下一個個羅天子兩行隸卒排列也與牛頭夜叉無二家人們見了這個威勢一個個膽戰心驚衆公差跑上堂稟道虛梅一起拿到了將十數人帶上月臺齊跪下謝文金氏雲跪在一邊惟有虛梅挺然居中而立不知縣見他不跪仔細看了一看冷笑道是一個土豪見了官府猶恁傲然在外安得不肆行無忌我且不理你計較暫請到監裏去坐一坐虛梅倒走上三四步橫挺著身子說道就到監裏去坐也不妨只要請個明白我得何罪昏夜差人抄沒知縣道強古良人妻女不遂打死劫成這罪也不小虛梅聞言微微笑道我只道有甚天大事情兀來爲這成之事疎爾說止過不要我償他命罷了何須大驚小怪那鈕成原係我家傭奴與家人虛才角口而死却與我無干即使是我打死亦無死罪之律若必欲借我謀此橫加無辜之罪以雪我恨不若我虛梅才不若人等上堂前說才多道詞打死人昭然耳目却冒認爲奴污蔑問官執拒不跪公堂之上尚敢如此狂妄平日豪橫不

今坐於獄中住的却是鐵頭不進半場不倒的房子眼前見無非死犯重因語言嘈雜面目
兇頑分明一班妖魔鬼怪耳中間的不過是掛號正或連之聲響了竟別是今日身處三年
鳴鑼唱那歌兒何等慘他雖是豪邁之人見了這般景像也未免物傷情恨不得脫下
頃刻生出兩個翅膀飛出獄中又恨不得提把板斧劈開獄門連眾犯也都放走一念轉著
受辱光景毛髮倒豎恨道我盧梅做了一世好漢却送在這個賊手裏如今陷於此間怎能
勾出頭日子總然掙得出去亦有何顏見人要這性命何用不如尋個自盡到得乾淨又想
道不可不可昔日成湯文王有夏台姜里之囚孫臧馬遷有刑足腐刑之辱這幾個都是聖
賢尚忍辱待時我盧梅豈可短見却又想道我盧梅相知滿天下身列縉紳者也不少難道
急難中就坐觀成敗還是他們不曉我受此奇冤連寫書去通知教他們到上司處挽回遂
寫若干書啓差家人分頭投遞那些相知也有現在也有林下見了書札無不駭然也有直
達汪知縣要他寬罪的也有托上司開招的那些上司官一來也聞得盧梅是當今才子有
心開釋都把招詳駁下縣回書中又露個題目教盧梅家屬前去告狀轉批別衙門開招出
罪盧梅得了此信心中暗想意即教家人住各上司訴冤果然都批發本府理刑勘問理刑
官已先有人致意本縣書札比別處更多那注知縣幾日間連接數十封書札都是與盧梅
求解的正在躊躇忽見各上司招詳又都駁轉過了幾日理刑廳又行牌到縣提卷提人已
明知上司有開招放他之意心下好大驚懼想道這廝果然神通廣大身子在獄中怎麼各

處關節已是布置到了若此番脫漏去出如何饒得我過二不做二不休不斬草除根必有
後患當晚差諜選下獄教獄卒蔡賢將盧梅投了病狀今夜拿到陰府之處結果了他的性
命可憐滿腹文章到此竟沉獄底正是

英雄常抱千年恨 風木寒烟空斷魂

話分兩頭却說濟縣有個巡捕縣丞姓董名紳貢士出身任事強幹用法平恕見注知縣將
盧梅屈陷大辟十分不平只因官卑職小不好開口每下獄查點便與盧梅談論兩下遂成
知己那晚恰好也進監巡視不見了盧梅問眾獄卒時都不肯說動性去一片警喝打方
纔低低說太爺差了令吏來討去現已拿向後邊去了董縣丞大驚道太爺乃一縣父母那
有此事必是你們這些奴才索詐不遂故此謀他性命快引我去尋來衆獄卒不敢違逆直
引至後邊一條夾道中劈面撞著譚遵蔡賢鳴教拿著上前觀看只見盧梅仰在地上鞭打
得偏身青紫手足盡皆綁縛面上壓個土囊董縣丞叫左右提起土囊高聲叫喚也是盧梅
命不該死漸上懸醒與他解去繩索扶至房中尋些熱湯喚了方能說話乃將譚遵指推蔡
賢打罵謀害情由說出董縣丞安尉一番教人伏事他睡下然後帶譚遵二人到於廳上思
想這事雖出是縣主之意料今敗露也不敢承認欲要拷問譚遵又想他是縣主心腹只道
我不存件面反為不善畢竟這蔡賢要他捉拿誰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說
時只推縣主所遣不肯招承董縣承大怒喝教夾起來那衆獄卒因蔡賢向日報縣主來問

監打了板子心中懷恨尋過一副極短極緊的夾棍套上去就喊叫起來連稱願招董縣丞即便殺住了衆獄卒恨著前日的毒氣只得不聽見到員命收緊夾得緊實以後再連祖宗十七八代盡叫出來董縣丞連聲喝住才敢放了打紅等受他刑苦楚後董縣丞說話供招董縣丞將來袖過吩咐衆獄卒此二人不許擅自釋放待我見過大爺然後來取起身出獄回衙連夜備了文書次早汪知縣升堂便去親遞汪知縣因不見證迴覆正在疑惑又見董縣丞呈說這事暗喚一驚心中雖恨他冲破了網却去奈何他不得看了文書只當搖頭恐沒這事董縣丞道是晚生親見的怎說沒有堂尊若不信喚三人對証便了那證猶可恕這秦賢敢是無理連堂尊也還污了如不究治何以懲戒後人汪知縣被他道著心事滿面道紅恐怕傳揚出去壞了名聲只得把秦賢問徒發遣自此懷恨董縣丞尋兩件風流事過參與上司罷官而去此是後話不題再說汪知縣因此謀不諧遂具連呈送各上司又差人往京中傳遞要道之人大抵說虛構特富橫行鄉黨結交勢要打死平人抗逆開堂營謀因節希因脫把情節做得十分利害無非要張揚其事使人不敢救挽又教誨避將金氏出名連夜刻起冤單遍處粘帖布置停當再備文起解到府那推官原是沒擔當懼怯之輩見了知縣的揭帖并金氏冤單果然恐怕是非不敢開招照舊申報上司大凡刑獄經過理刑問結別官就不敢改動虛構指這番脫離牢獄誰道反坐實了一重死案依舊發下濟縣獄中監禁還指望知縣去任再圖昭雪那知汪知縣因扳翻了個有名富

豪京中多這他有風力到得了個美名行取入京陛爲給事之職他已居當道虛構稱總有通天攝地的神通也沒人敢翻他招案有一巡按御史樊某極其冤枉開招釋罪汪給事知道援意與同科官勸樊巡按一本說他得了賄賂實放重囚罷官回去著府縣原拿虛構下監因此後來上司雖知其冤誰肯捨了自己官職出他的罪名光陰迅速虛構在監不覺又是十餘年經了兩個縣官那時金氏紐文離都病故汪給事却陞了京堂之職威勢正盛虛構也不作出獄之望不道災星將退那年又選一新知縣到任只因這官人來有分教

此日重陰方啓照

今朝甘露不成雷

却說新縣任知縣姓陸名光祖乃浙江嘉興府平湖縣人氏那官人胸藏錦繡滿腹珠玑有極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術出京時汪公曾把虛構之事相囑心下就有些疑惑想道這雖是仇舊任之事今已年久與他還有甚相干諄諄教諭其中必有緣故到任之後訪問邑中鄉紳都爲稱杜敘其得罪之緣陸公還恐虛構是個富豪央流下的未敢全信又四下暗暗體訪所說略同乃道既爲民上豈可以私怨羅織陷人大辟欲要申文到上司與他昭雪又想道若先申上司必然行查駁勘便不能決截了事不如先開釋了然後申文遂申出那案卷來細查看前後招由並無一毫空實更覓着了數欠銀錢直也真了身家打劫可也案乃出百金爲信當錢立限與捕役要拿虛才不一月忽然獲到虛才料不能勝才打白拾審出真情遂撥筆此云審得釀成以領公食銀於虛構家爲虛才和債以致傷命則釀成

為賈氏之僱工人也明矣僱工人死無家翁償命之理况放債者才扣債者才斷打者亦才罪在於才律何加才才過不到官律風家...
 之厄也相應釋放云云
 當日監中出取盧柙堂言打開枷柙釋放回家合衙門人無不驚駭就是盧柙也出自意外甚以為異陸公備起申文把盧才起實根由并受枉始末逐一開叙親至府中相見按院呈遞按院看了申文道他擅行開釋必有私弊問道開得盧柙家中其富賢令獨不避嫌乎陸公道知縣偵知奉法不知避嫌但知問其枉不知問其富不富若是不枉夷齊亦無生理若是在陶朱亦無死法按院見說得詞正理直更不再問乃道昔張公為廷尉獄無冤民賢今近之矣敢不領教陸公辭謝而出不題且說盧柙回至家中合門慶幸親友盡來相賀過了數日盧柙使人打聽陸公已是回縣要去作謝他邦也素位而行換了青衣小帽娘子道受了陸公這般大德大恩須備些禮物去謝他便好盧柙道我看陸公所為是個有肝膽的豪傑不比那齷齪貪利的小輩若送禮去反輕藐他了娘子道怎見得是反為輕藐盧柙道我沉寃十餘載上官皆避嫌不肯見原陸公初蒞此地即能知枉殺然開釋此非有十二分才智十二分膽識安能如此今若以利報之所謂故人知我不知故人也如何使得即拜身而往陸公因他是個才士不好輕慢請他後堂相見盧柙見了陸公長揖不拜陸公暗以為奇也遣了一禮遠教左右看坐門子就扯把椅子放在傍邊看官爾道有怎樣奇事那

盧柙乃久滯的罪人虧陸公救拔出獄此是再生恩人就磕穿頭也是該的他却長揖不拜苦講別官府見如此無禮心上定然不樂了那陸公毫不介意皮又命坐可見他度量寬洪奸賢極矣誰想盧柙見他傍坐倒不悅起來說道老父母但有死罪的盧柙沒有傍坐的盧柙陸公聞言即走下來重新敘禮說道學生是得罪了即遜他上坐兩下談今論古十分款洽只恨相見之晚遂為至友相交往來其厚有詩為證詩云
 昔聞長揖大將軍 今見盧生執陸君
 夕釋柙楊朝上坐 丈夫意氣滿青雲

話分兩頭却說汪公聞得陸公放了盧柙心中忿忿又托心腹連按院劾上一本按院也將汪公為縣令時挾怨誣人始末細編詳錄一本倒下聖旨將汪公罷官回去按院舊供職陸公安然無恙那時諱避已首祭在家專一精寫辭狀陸公廉訪得實參了上司拿下獄中問邊遠充軍盧柙從此自謂餘生絕意仕進益放於詩酒家事漸漸冷落絕不為意再說陸公在任分文不要愛民如子况發奸摘隱剔清利害好充驅伏盜賊屏跡合縣遂有神明之稱聲名振於都下只因不附權要止遷南京禮部主事離任之日士民攀轅臥轍泣聲盈道送至百里之外那盧柙直送五百餘里兩下依依不舍款款而別受陸公官至有司更認得書盧柙家已赤貧乃南遊自願依陸公為主陸公待他上屋每下他井濯盥一千絲其游玩山水所到之處必有題咏都中傳誦一日遊采石李學士祠遇一赤脚道人風致飄然盧柙

遊之同飲道人亦出葫蘆中玉液以酌虛梅飲之甘美異常問道此酒出於何處道人答
 道此酒乃晉道所自造也實道結菴於廬山五老峰下居士若能同遊焉亦許許耳
 道既有美醜何憚相從即刻於李學士祠中李學士祠中作詩言謝隱之不以不寺院老那寺所進人而
 去陸公見書嘆道忽然而來修然而去以乾坤為逆族以七尺為存生直狂士也屢遣人於
 廬山五老峯下訪之不獲後十年陸公致政歸田朝廷遣官存問陸公佶其次子住京謝恩
 從人見之於京都寄問陸公安否或云遇仙成道矣後人有詩讚云
 命懸英雄不自錄
 獨將詩酒傲公侯
 一絲不掛飄然去
 贏得高名萬古留
 後人又有一詩警戒文人莫學虛公以傲取禍詩曰
 酒癖詩狂傲骨兼
 高人每得俗人嫌
 勸人休蹈虛公轍
 凡事還須學謙謙

第十五卷終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